

古籍研究

总第63卷

《古籍研究》编辑委员会 编

凤凰出版社

本书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指导

古籍研究

总第63卷

《古籍研究》编辑委员会 编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古籍研究. 总第63卷 / 《古籍研究》编辑委员会编
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6. 8
ISBN 978-7-5506-2429-0

I. ①古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古籍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G2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01140号

书 名	古籍研究(总第63卷)
编 者	《古籍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责 任 编 辑	李相东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b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, 邮编: 211523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16
印 张	20.25
字 数	468千字
版 次	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429-0
定 价	82.00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25-57572508)

《古籍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顾 问 安平秋 严云绶 袁行霈 黄德宽
詹福瑞

主 编 吴怀东

副 主 编 牛继清 方锡球 陈道贵 彭君华
储泰松

特 邀 编 委 朱则杰 杜泽逊 李运富 吴承学
张涌泉 陈大康 陈庆元 陈尚君
莫砺锋 郭英德 黄天树 葛兆光
蒋冀骋 程章灿 傅 刚

编 委 丁 放 牛继清 方盛良 方锡球
纪健生 杨 军 吴怀东 汪祚民
陈道贵 赵应铎 胡传志 徐在国
郭全芝 陶新民 彭君华 储泰松
曾 良 鲍 恒

编辑部主任 方盛良

编 辑 王 莉 王 曦 李 睿 束 莉
张洪海 郝 敬 程 燕

《古籍研究》主办单位

安徽大学文学院

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

淮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

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

目 录

文史专论

- 元代骈文述略 谭家健(1)
- “挽歌”源流考论 顾春军(15)
- 空间、地域文化与文化观念
- 论班固的地域移动与《汉书》正统史观的形成 杨 霞(35)
- 《隋志》总集三例发覆 智晓静 胡 旭(43)
- 杜诗辨疑三则 陈道贵(49)
- 旧文体中的新世界
- 潘飞声《海山词》的价值与特色 林传滨(53)

目录与版本

- 《无上依经》汉译本考 杨维中(64)
- 遗山集诸本详考 颜庆余(71)
- 字术鲁翀著述考论 张建伟(83)
- 《可洪音义》所见五代《玉篇》传本考 冯先思(92)
- 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抄本考略 田范芬(100)

校勘与注释

- 鲍参军诗注补正(三) 朱晓海(105)
- 《宋大诏令集》校理刍议 刘 磊(134)
- 北京大学出版社版《毛诗正义》标点辨误 董守志(147)
- 中华书局本《后汉书》点校献疑 王 建(153)
- 《六书略》音注勘正(续) 余柯君(159)

文献辑考

- 《全元文》漏收申屠骥其人及文考 王开春(167)
- 陈祚明诗序五篇 陈 斌(172)

- 张问陶《船山诗草》集外佚诗补辑 朱泽宝(179)
 明清学人对曹植及其文章的评论辑要 王 莉(198)
 《杜诗详注》引《杜臆》考(一):辑补 储晓军 谷玲玲(222)

古文字研究

- 出土文献中的古钟离国 丁慧萍(232)
 《六书通》所录古文来源考 刘建民(240)
 两方唐代墓志文字校补 舒韶雄(249)

年谱与传记

- 宣鼎事迹编年 吴瑞侠(253)

皖籍文献专题

- 吴楚奇著述考 李山岭(264)

学术丛札

- 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的作者从属 魏耕原(272)
 《寒山子诗集序》作者考 岳兰香(277)
 裴骃《史记集解》所见《左传》古注浅析 方 韬(282)
 古书中读为“设”的“執”及其与“执”互讹补例 王 诚(292)
 俄藏黑水城文献释读举例 张秀清(296)

文献学评论

广东省域清诗总集的开山之作

- 屈大均《广东文选》成书背景论略 陈凯玲(302)
 慕寿祺《中国小说考》浅论 王希明(310)

- 《古籍研究》征稿启事 (318)

元代骈文述略*

谭家健

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,1271年定国号为元,1279年灭南宋。大批北方、中原、江南文化人士陆续归附,合南北文化而形成新的文学潮流。作家作品大增,《全元文》六十册,是全金文的十五倍。其中有相当数量是骈文,但其使用范围较宋代缩小,官方文书如诏令、哀册、表章等仍有一定需求;私人写作如书启、序跋、庆贺、吊祭、赞铭以及与宗教有关的文字,尚有相当领域使用骈体,题材和风格各异。

一、元代初期骈文

从灭金至灭南宋,约四五十年,作家多为北方人。

耶律楚材(1190—1244),燕京人,契丹皇族后裔,金亡后为成吉思汗召用,累官至中书令,在政治、文教等方面多有建树,主张继承汉文化,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。他精通汉语,诗文兼擅,著作有《湛然居士文集》等,骈文有制、表数篇,邀请高僧住寺或开讲的书疏二十多通(见《全元文》第1册)。

如《请容公和尚住竹林疏》:“庆寿慈悲,拽摆犁而耕种;竹林萧洒,叹槽厂之空闲。已让位而逃,宜见机而作。我容公禅师,一条生铁脊,两片点钢唇。参透济下没巴鼻禅,说得格外无滋味话。呵佛骂祖,且存半面人情;揭海掀山,别有一般关捩。试问孤峰顶上,何如十字街头?若是本色瞎驴,好趁大队;既号通方水牯,何必芒绳。谨疏。”

这些骈文简疏,相当于文士间的小启。作者以朋友身份,邀请某和尚出任某寺住持(其中包括今北京红螺寺),不讲弘扬佛法意义,而以调侃、幽默的笔调,漫画的手法,突出对方形象,半开玩笑说,你来这里,可以自由自在啊。“呵佛骂祖”是禅宗一派的极端行为,与法相宗、密宗谨守佛门法度者有所不同。

再如《心经宗说后序》:“白华山主搯折脚铛,煮熟没米粥;万松野老用穿心碗,盛与无口人。虽然指空话空,争奈依实具实。嗟见浑沦吞枣,只管诵持;故教混沌开眉,妄生穿凿。如明以字,莫认经头;未解本文,且看注脚。”以滑稽语言解佛读经,妙极。比耶律楚材早五六十年的金人党怀英,也写过致和尚的书疏,也是这种泼辣风格,但文字稍长,夸饰稍多。

上述两文灵动、诙谐、俚俗之处,似与元曲同一机杼,与端庄严肃的庙堂之文大异其趣。

*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:中华古今骈文通史(14AZW012)

许衡(1209—1281),今河南沁阳人,幼习程朱之学,元太宗十年(1238)应试中选,入儒籍,在家乡讲学,人称鲁斋先生,后来成为北方理学大师。1254年应秦王忽必烈召,任陕西提学。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,召至京师,任国子祭酒,后转中书左丞。提出行汉法,重农桑,兴学校等主张。与刘秉忠共议官制,改革历法,测定一年为365.2435天,与实际公转时间仅差26秒。在政治、思想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均有成就,有《鲁斋遗书》等著作。

他的骈文代表作如《呈丞相乞致仕状》:“许某呈:某旧患脚气,复因忧戚变为肿。此等病候,类多难治。三数年来,止以忌慎之严,苟延视息。今乃叨居要地,陪列元臣,乏德乏才,既不足以办事;非勋非旧,又不足以服人。虚负宠恩,莫任忧畏。以故耳增重听,心苦多忘。腰痛未已而手麻,腹满才轻而洩涩。有困危之势,无安养之期。望加矜怜,特赐闻奏。使退循常分,仍守旧资。岂惟免尸位之愆,亦可效育才之助。心获无歉,病庶有瘳。仰惟高明,伏幸裁处。右谨具呈。”(见《全元文》第2册,下同)

元代中央行政权集于中书省,中书左丞相当于中书省秘书长。故文中说:“叨居要地,陪列元臣。”元臣指丞相。由于许衡直言敢谏,与丞相阿合马意见不一,经常争辩,遂以多病为由,请求退休。他列举的病症,有脚气、腿肿、重听、健忘、腰痛、手麻、腹胀、小便不利等,皆老年人常见病。语言浅近,叙述具体,对偶自然,无造作之弊,可信是属实的。

《留吴行甫疏》,是写给国子监学官吴行甫的书信,劝他继续担任教职。文章说:“窃以学务求师,师明则正可就学;贤期卫道,道明则益以为贤,义有当从,谦何过执。伏惟行甫先生,德堪模范,学究渊源。已烦善诱之勤,先著小成之效。远图可望,幼志俱亲。岂容中道之退归,深抑輿情之企慕。智惟成物,忠必诲人。忍令诸子(指众学子)之无依,坐视前功之不继。万愿复垂绛帐,弘古人之旧风;重授青衿,起今日之新学。谨修短疏,用表深衷。切望高明,特赐允许。”

国子监是古代中央政府直属最高学府,国子祭酒即校长,副职为司业,教官有博士、助教等。许衡先说明教师的重要,接着说吴先生很称职,希望不要中途退出,继续坐讲堂(绛帐),教学生(青衿),弘旧风,起新学。若在南宋人笔下,也许繁选典实,斟酌字句。此文却不加修饰,平实恳切,情辞并茂,相信吴老师会被许校长说服的。

除骈文和古文外,许衡竟然也写纯白话文。其《大学要略》长达五千字,通篇用口语:“《大学》之书,是孔夫子的言语……三千徒弟,于内有个徒弟唤做曾子,那个记述孔子的言语,做成《大学》阿的是。”

郝经(1223—1275),今山西晋城人,是元初接受程朱儒学的北方代表人物之一。受忽必烈招致,器重,官至翰林侍读学士。曾出使南宋,宋相贾似道谎报战功,害怕郝经到达临安泄露真情,把他扣留在长江边上的仪征,长达16年。不屈,羁留期间,撰写了大量学术著作及诗文,有《陵川文集》39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4册)。散文长于议论,有词采。骈文较少,但个性鲜明。如《容斋铭》:“偃偃以弗顾,藐藐以弗瞩,是之谓忽。落陷阱而不为之引,溺渊水而不为之拯,是之谓忍。当于义而弗为,事俯仰以徇时,是之谓随。惟兹三者,人欲之私,凡百君子,察而去之。阂塞以为通,撤藩篱而大同。东西其横,南北其从。浮云在空,马牛其风。彼横逆而至,于我何加焉?……”

此文突出表现其人格理想,充满他所崇尚的浩然正气。突破历来铭文以四言为主的格式,改为长短不拘的对句,而夹以散语,音韵铿锵,简劲有力。南宋洪适有《容膝斋上梁文》,内容略近,以抒情为主;郝经此文以说理为主,各有侧重。郝氏还有《志箴》《家人箴》《友箴》《自恕箴》等,皆言简意赅,骈散相兼,风味独特。

郝经有一批模拟古代事件之檄文、露布、制诰,皆长篇骈文,如拟《赠韩愈礼部尚书制》,给韩愈以极高的评价:“故吏部侍郎韩愈,执德不回,以道自任。几圣未达于一间,大儒兼综于四科。传仲尼心,若颜渊、曾参之亲炙;述孟轲志,谓荀况、扬雄为未醇。明白而皆仁义之归,奥衍而得性命之正。完三光五岳之气,浩然而独存;承八代百家之微,巍若而自振。力闢二氏,申明六经。去陈言而新斯文,距邪说而立名教。巍巍乎泰山北斗,玉洁石光;浩浩乎长江大河,龙翻凤跃。置之朝廷之上而不喜,斥之岭海之外而不忧。六军无哗,逾月而清辇毂;万刃注视,片言而折凶锋。以有用之才,明佐王之道。直造先秦之上,岂惟由汉以来。……”关于韩愈的评论历来甚多,当以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最具权威,是中国散文史上的名作。郝经这篇骈文,对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治表现作出概括,比苏文更简要。全文对仗,无一散语,整齐而又流畅,典重而不浮华,只举事例,不用典故,化成语如己出。

王恽(1227—1304),今河南汲县人,累官至翰林学士、知制诰,同修国史。早年曾向元好问请教,受其指点,有《秋涧集》100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6册),其中祭文60多篇,铭文30多篇,表章、道疏数十篇,为骈体,数量可观,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:“恽诗文源出元好问,故意态波澜,具有轨范,足以嗣响其师。奏议尤疏畅详明,了如指掌。史称恽有才干,语殆非虚。”王恽是理学信徒,为文主张文理结合,然而其散文并无理气,尤长于山水游记,视野开阔,状景清拔。说理之文,往往切中时弊,颇有骨鲠,骈文亦不乏可读者。如《进呈世祖皇帝实录表》有云:“洪惟世祖皇帝,仁孝英明,睿谋果断。爰从潜邸,有志斯民。植根干而佐理皇纲,聘耆德而讲明治道。始平大理,再驾长江,过化存神,有征无战。迨其龙飞滦水,鼎定上都,革弊政以维新,扩同仁而一视。规模宏远,朝野清明。内则肇建宗祧,创设台省,修举政令,登崇俊良;外则整治师徒,申严边将,布扬威德,柔服蛮羌。……万汇连茹,群雄入彀。削平下土,统正中邦。慕义向风,声教羨朔南之暨;梯山航海,职贡无遐迩之殊。方且开学校而劝农桑,考制度而兴礼乐。国号体乾坤之统,书画焕奎壁之文。……”

元世祖忽必烈是元代仅次于成吉思汗的第二位英主,元代的典章制度、国号、国都皆由他确定,文治武功,内外政策都取得很大成就。王文对忽必烈的历史贡献作集中的概括,虽是歌功颂德之文,大体符合实际,当得起四库馆臣“疏畅详明,了如指掌”的考语。

阎复(1236—1312),今山东高唐人,宪宗九年(1259)入仕,至元八年(1271)供职翰林院,历任翰林学士、集贤学士、知制诰、修国史,以文学见长,不肯为政事官。在翰林院长达三十六年,至元至大德年间重要诏令典章,多阎复所草。有《静轩文集》五十卷,今存五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9册)。清孙梅《四六丛话》列举元骈文六家,阎复列首位。其骈文有代皇帝起草的加封孔子、伯夷叔齐、元初四位丞相的制诰和他自己致上司的书启等多篇。

其中《尚书省上梁文》是精妙骈体:“龙蟠虎踞,近依天阙之九重;鸟革翬飞,肇启文昌之八座。昭风云之庆会,耸华夏之具瞻。麟凤来游,燕雀相贺。钦惟圣朝,罄天张宇,亘地开封。混六合以为家,揽群英而入彀。周卿有六,以冢宰统百官;唐省分三,曰尚书总庶务。喉舌曲枢机之密,股肱资辅佐之良。惟政事之有堂,实熙朝之盛典。再涓吉地,爰筑新基。辇来落落之奇材,构出潭潭之仙府。左带凤池之水,右瞻鳌冠之峰。听鸡有便于趋朝,待漏不烦于他所。三槐论道,端居上相之尊;一笔为霖,广作苍生之福。允协龟策,共举虹梁,博采欢谣,庸申善颂。”

上梁文是建筑物上梁时的颂词,盛行于两宋,延续至辽金元。此文为尚书省新建官衙而作。尚书省,在南北朝、唐宋为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之中心,总揽政务。元代以中书省为中枢,尚书省时设时废,明代不设宰相及尚书省,六部直接由皇帝控制。阎复是元初人,故认定尚书省如“喉舌典枢机之密”,尚书令如“股肱资辅佐之良”,宰相“端居上相之尊”,“广作苍生之福”,表明他对尚书省的期望和祝福。上梁文用于民间和私人建筑时,往往写得轻松活泼,少用典故。用于皇家宫殿和官衙时,则比较庄重严谨,典事繁多。此文属于后者。

姚燧(1238—1313),今河南洛阳人,伯父姚枢,老师许衡,皆开国名儒。姚燧先后任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元张养浩《牧庵文集序》说:“公才气驱驾,纵横开合,纪律惟意,约要于烦,出奇于腐。江海驶而蛟龙拏,雷霆薄而元气溢。”《元史》本传说他“为文宏肆该洽,豪而不宕,刚而不厉,春容盛大,有西汉风,宋末弊习为之一变”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:“燧学出于许衡,而文章过衡远甚。雄深雅健,绰有古风。碑志尤足补史阙。有元一代,自虞集外,罕能旗鼓相当也。”有《牧庵集》36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9册),其中制诰之文为骈体。如《刘秉忠赠赵国文正公制》:“渊深而智,山静其仁。方见龙之在田,尝迨天之未雨。贯百王之一其道,于圣学以开明;敷五典之三为纲,肇人纪之修叙。身本斯立,政条用张。颁禄于陕之东西,屯田于淮之南北。从征南诏,与越三江。赞神武不杀之仁,洽民心好生之德。咸嘉谟之入告,至大业之佐成。是以枫宸之念功,俾于兰省而总政;属王旅簞壶之迎劳,随王輿文轨之混同。……”

受追赠者刘秉忠(1216—1274)是忽必烈在藩的近臣,随之东征西讨,渡长江,入四川,征云南,密谋夺取皇位,以后又定朝仪官制,负责设计修建上都(开平)大都(北京),建议改蒙古国号为元,对元代的确立和发展有重大贡献。姚文的评价全面而属实。前面几句,出《周易》《诗经》等经典;中间几句,点出刘秉忠参与的重要事件。全文多为七八字对句,少见四六句,正是北宋散体四六的习惯,平实晓畅,不像南宋同类四六那样华丽浮夸。

再如《左丞许衡赠官制》:“玉裕而金相,准平而绳直。出处则惟义所在,言动亦以礼自持。休休焉有容,属属乎其敬。人能弘道,惟朝闻夕死之是期;我欲至仁,匪昼诵夜思而不得。行己似秋霜烈日,化人如时雨和风。来席下之抠衣,满户外者列屦。达简在帝心者,率多丞弼;穷固守师说者,不失善良。鹤鸣九皋,而声闻于高;凤翔千仞,必德辉乃下。爰立相以尧舜舜民之志,所告上皆伊训说命之言。丹宸斥奸,少不避雷霆之轧击;青台治历,本于策日月而送迎。”

姚燧是许衡的学生,这篇赠制,内容基本属实。赠刘秉忠制重在政事武功,创业,

立规。赠许衡制重在品德,招贤,献策。刘制更具体,许制更概括,各有千秋,而文风大体一致。

康晔,元初人,生卒年不详,曾被东平千户严忠济聘为府学祭酒(府立学校校长),并送给他一匹马。他致函《谢严东平赠马启》示谢:文章先自谦才素无良,志同驽马,无足取用;然后赞美对方,名高德大,不拘小大,不计过错,量材使用;使自己得备官府,不必徒行,深表感激。全文几乎句句用典,处处与马有关,寓意委婉,耐人寻绎。历来谢赐小启,率皆以典代物,从南朝萧氏兄弟,徐、庾父子,到两宋四六名家,不乏此类名作。据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记,某博士买驴,书券三纸,不见驴字,讥其用典过繁。康文 206 字,马字仅一见。他不会不知道博士买驴的笑话,还故意这样写作,除了显示博学才情,也可能含有以文为戏的成分。

二、元中期骈文

大致从 1279 年至 1328 年,约五十年,作家多江南人,有些人曾仕宋,有些人宋亡时尚年轻。

刘壘(1240—1319),今江西南丰人,南宋咸淳元年(1265),开馆授徒,渐有文名,日后初涉科场,结交官员,写作应酬文章。元成宗元贞元年(1295),56 岁时被举荐任建昌学正,至大二年(1309)任延平儒学教授,享年八十岁。终其身不过小小的学官,然而却留下大量骈文著作,今存《水云村泯稿》三十卷,《全元文》第 10 册)。其中有代他人所拟制诰 16 篇,贺表 20 篇,致大小官员通书、贺启、谢启等八十来封;以及祭文、祝文、祷文、致语、法语、榜文、青词、醮词、佛道疏、营造记等等,五花八门的骈体文 140 多篇。总数 260 多篇,堪称元代骈文第一大家。然而清人评价不太高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:“壘才力雄贍,尤工于四六,隶事铸词,具有精采。然壘之所长,在以散体为四六,壘所短即在以四六为散体。故其杂文,不古不今,转成伪体。”此评未必允当。以散体为四六,宋金元明大有人在,刘氏的特色在于以四六作民间俗体之文。大致看来,制、表及官员通书、谢启之类官场应用文的语言是古代的,民间俗体骈文的语言有古有今,不古不今的。称之为“杂文”可以,不能说是“伪体”。

如《万缘堂化田疏》:“结万人缘,盖为同修净土;图三餐饱,固须广置良田。如来尚甘乞食之羞,道人那有蒸沙之法。欲求贍足,宁免钞题。或拨三顷五顷,特地周旋;或捐十錠八錠,随时增置。拈匙弄碗,知有来处;槌钟打磬,报无尽期。是名千年田,虽历劫而不卖;只此一盂饭,至成佛而乃消。休吝休慳,常舍常有。”

此文旨在为佛寺募捐田产,作为佛寺稳定性经济来源。语言浅俗,对仗整齐,很适合向大众宣传。明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解释“募缘疏”说:“募缘疏者,广求众力之词也。桥梁、祠庙、寺观、经像,与夫释老衣食器用之类,凡非一力所能独成者,必撰疏以募之。词用俚语,盖时俗所尚。”刘壘此类文章还有《金绳禅寺修造疏》《三官祠修内殿疏》等,皆属于“不古不今之文”。

《为枯木和尚下火》:“和尚原是儒家,弃而为僧,为保福寺藏主。一日往近郊访旧,酒后回至定光院前,失足而逝,就于彼寺敛棺荼毗(以上为小序,以下为火葬时致

语)。正欣枯木遇芳春,惊见东风扫路尘。明月照空今寂寂,定光光里见真身。寂照禅师,朽木和尚。生兮历万苦千辛,眼里识三文两字。见居宝福藏下,足可安身;却向滑石路头,忽然失脚。休问怎生倒地,且图如此散场。一把火送汝长行,无生无死;三千界任君游戏,自去自来。大众共听,一言判断。咄!三杯暖饱后,一枕黑甜余。”

这是为某和尚火化时的致语,宗教性质淡薄,戏谑意味强烈。生动风趣,不古不今。《寿昌和尚起棺语》也是如此,该文最后几句说:“正喜山门改观,俄闻筵席散场。到这里有甚商量?只兀底也须寻个发放。请大众听,咄!仰天大笑出门去,明月芦花何处寻。”其中好几句纯属口语。

至于古色古香之作,则有《自赞》:“眸不炯炯,貌不堂堂。勋业未建,鬓毛已苍。其卓乎有立,以胸中粗识大道理;其未能免俗,以笔下间为小文章。斯人也,使展其霖雨之手,固当忠君父而泽民物;而著之水云之村,亦能咏风月而歌沧浪。虽然,此犹其小者也。若其方寸之耿耿,终不以死生而存亡。”这是一篇自我评价的短文,彰显其豁达的人生理念和不凡的政治志向。个性鲜明,不同于其他人之自赞。

《贺端午生辰》,原题下自注“自作”,为自己贺生日:“节临重午,日纪生申。蒲艾浮香,正值锦标之揭;桑蓬袭喜,式增宝牒之晖。凡与照临,孰不欣快?僭陈微礼,仰祝修龄。齐国之生孟尝,恰逢是日;汉朝之诞胡傅,愿见同年。”还有《贺娶妇》,原题下自注“自作”,为自己庆贺新婚,实在滑稽。

《厨榜》:“斋以事帝,必蠲洁于庖羞;幽则有神,其董临于烹饪。望威灵之丕振,俾腥秽之顿清。倘苾苾芬芬,致众真之歆祀;则明明赫赫,有三锡以褒功。禁戒非轻,职司毋赦。”这是为寺庙厨房写的告示,要求清洁真诚,否则“禁戒非轻,职司毋赦”,所以用语严肃庄重。

此外,还有祝香语、放生语、祈雨、谢晴之文等,皆民间通俗骈文。

刘壎这些骈文,对于了解当时民间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、大众文化生活、思想意愿等情状,有所帮助。

戴表元(1244—1310),今浙江奉化人,宋末进士,曾任宋建康府学教授,入元后,任信州等地教授,不久以疾辞归,有《剡源文集》30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12册)。《元史》本传说他“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”,“其文清深雅洁,化腐朽为神奇”,“至元、大德间,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,唯表元一人而已”。郭预衡说他“高情旷度”,“既不同于宋代季世之音,也不同于元代盛世之体,与姚燧等同辈之作,也是很不同的”^①。他的散文成就较高,骈文不多,有十来篇短赞,如《通苏教授启》。朋友苏某将到奉化任教授,戴表元向他介绍地方文化界情况,内容颇值得注意。

惟此弦歌之国,素无刀笔之风。越自近年,诱成恶党。鱼鳞田籍,化为子虚之归;鹤发儒宗,侮以侯白之术。计虑疏而自陷危窞,造诣拙而倒持太阿。信萋斐之小言,弃隄防之通例。貂不足而狗尾续,惊位置之何多;蚕则绩而蟹有筐,几主名之莫辨。得者不以为感,慢之反以有辞。宜谤议之喧天,致纪纲之扫地。

① 郭预衡:《中国散文史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,第724页。

大意是说,原来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,现在农田变成游乐园,老师成了滑稽演员。规划不周陷入自我危机,管理笨拙授人以柄,相信各种不可靠的言论,抛弃堤防老规矩,工程预算叠加,衙门官职很多,名称变来变去,得官者不知感谢,怠慢者大吵大闹,批评意见铺天盖地,社会道德风气败坏。据历史学家研究,元代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,市民文化畸形繁荣,造成种种弊端,戴表元对此深恶痛绝。这种现象在几百年后中国的某些地方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。此文堪称历史龟鉴。

赵孟頫(1254—1322),字子昂,号松雪道人,今浙江湖州人,其五世祖是宋孝宗的父亲(孝宗后来成为高宗养子)。赵孟頫于南宋末年作过地方低级官员,入元,经人推荐,历任兵部郎中、翰林学士承旨,受到元世祖、成宗、仁宗重视。他是宋王朝宗室后裔,在元朝始终是个文学侍从之臣,一直不安于位,诗文中流露悔愧,在后世被指责为政治失节。然而,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多面手,第一流的书画大家,诗文词曲都有名作流传,有《松雪斋文集》(见《全元文》第19册),夫人管道昇也是著名女诗人。赵孟頫的骈文不多,主要是制诰和少量书、序。如代表作是《赠张九思上柱国鲁国公谥忠献制》,对元代名臣张九思作出历史评价,有云:

具位宽厚有容,质直好义。早逢熙运,位登喉舌之司;逮事春官,身任羽翼之寄。瞩奸臣之作乱,闭官门而弗开。仓猝之间,忠节可尚。太皇知其谨慎,委任尽其始终;世祖畴其勋庸,爱置诸其左右。天下诵司马光之字,朝廷推万石君之风。从容乎庙堂,密勿乎禁近。鞠躬尽瘁,弼亮三朝;正笏垂绅,夷险一节。

受追赠者张九思(1243—1303),早年受到世祖太子真金赏识,留备宿卫。至元十九年,太子随从世祖巡幸上都,宰相阿合马留守大都。妖僧高和尚、千户王著发动兵变,夜聚数百人,假称太子回京,入建德门,直趋东宫,大呼开门。张九思正在东宫值班守卫,时直昏夜,事起仓卒,众人不知所措,九思下令不得擅启宫门。妖贼见欺骗不行,乃越墙,趋南门外,杀宰相阿合马。九思发现有诈,命卫士奋力击贼,尽获之,终于稳定局势。此后,他官职升迁,皇太子病卒,他任中书省右丞。世祖卒,皇太孙(即成宗)即位,九思任中书平章事,位列宰辅。赵孟頫这篇制词,内容充实,重点突出,评价允当。文章继承北宋散体四六风格,少用典故,平实雅正,承转自如,明畅可诵。

另一篇《五柳先生传论》,是白描骈文:

志功名者,荣禄不足以动其心;重道义者,功名不足以易其虑。何则?纁青怀金,与荷锄畎亩者殊途;抗志青云,与微幸一时者异趣。此伯夷所以饿于首阳,仲连所以欲蹈东海者也。矧名教之乐,加乎轩冕;违己之病,甚于冻馁。此重彼轻,有自然矣。仲尼有言曰:“隐居以求其志,行义以达其道,吾闻其语,未见其人。”嗟乎!如先生近之矣。

郭预衡认为,赵孟頫仕元朝,内心颇自矛盾,其称伯夷鲁连,表明志在远举,但既已出仕,则悔之已晚。“违己之病,甚于冻馁”,乃是深有体会之言^①,反映出他无奈的心境。全文24句,有18句对仗,属于骈散相杂以骈为主的述志之文。

^① 郭预衡:《中国散文史》,第731页。

袁桷(1266—1327),今浙江宁波人,历任翰林编修官、直学士、侍讲学士。他是戴表元的学生,论文宗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。有《清容居士集》(见《全元文》第23册)。今存骈文多为应用文字,朝廷制诰、册文、祝文和表、笺以及勋臣碑铭等。文风于平正中求宏丽,喜引经训,显示精博,颇得时人赞许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:“桷早从戴表元、王应麟、舒岳祥诸遗老游,文律诗法俱有授受。又博览古籍,练习旧章。故册诰之文,典礼之仪,为一时弁冕。……大德、延祐之间,称艺林领袖,盖不虚焉。”

大德初年,阎复等推荐袁桷入翰林国史院,他有《谢阎学士启》,表示感谢,并谈到对翰林院和史职的见解。有云:“王言之制曰七,史官之长有三。风动四方,必训辞之温雅;诏垂万世,在书法之简严。维班马之良,不能继获麟之笔;而燕许之体,难以推倚马之才。艺不两能,物无全美。笔则笔,削则削,非曲学之可为;见所见,闻所闻,恐直情而难致。古有斗米而作赋,近多千金以致词。好恶成一己之私,褒贬失当时之实。掩长卷以窃叹,抱遗经而自娱。故魏收以轻薄寡才,咸称秽史;王通虽隐沦不仕,独著元经。”指责当时有的史官缺德,纳千金以致美词,“好恶成一己之私,褒贬失当时之实”,类似北魏臭名昭著的魏收之著“秽史”。揭露相当深刻,与前述戴表元批判地方上文化界的弊端,一朝一野,可互相补充。

另一篇《回宣城郭教授启》,风格与前启有所不同。“伏维教授学士,藻思春云,丰神秋月。子綦隐几,立言深愧于炎詹;林宗垫巾,置论匪邻于危覈。脱颖悟折冲之敏,发硎穷肯綮之情。流涕力疏于治安,多病耻陈其封禅。怀章宿邸,知富贵之有时;弃繻入关,审功名之可卜。方盛世兴贤于郡国,诂长才抱道于草茅。云龙类从,冥鹏运徙。遴选金台之彦,孰敢居前?深藏宝剑之篇,岂宜缓后?……”此为前段,用大量历史名人典故夸奖对方。下面一段则谦辞述己:“桷学殖尘荒,经畚德堕。儒林丈人之源委,老矣亡传;子墨客卿之词章,终焉自失。每念空夕而增戾,诚思拔茹以避贤。位卑语轻,望浅任重。吾徒掌帝之制,弗称经纶;君子赠人以言,有惭斧藻。永绎其旨,不知所酬,伏希亮察。”大概是那位郭教授来函请求举荐,他以位卑言轻婉言拒绝。此文高华精博,不像前引《谢阎学士启》之平正俊逸。谢阎启学北宋欧苏四六,回郭启有南宋李刘等笔意。

虞集(1272—1348),今江西崇仁人,南宋名相抗金英雄虞允文五世孙。宋亡时虞集七岁,成长之后,已是元朝一统天下,所以他没有亡国之恨,而成为盛世之文的代表。曾任儒学教授、集贤院修撰、翰林直学士、国子祭酒,皆为文职。有《道园类稿》50卷(见《全元文》第26册),散文为主,骈文多,在制、诰、表、笺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“有元一代,作者云兴,大德、延祐以还,尤为极盛。而词坛宿老,要必以(虞)集为大宗。”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说:“金元之间,元好问为文章耆宿,迨元之季,则以(虞)为大宗。……大凡其陶铸群材,固不减庐陵(欧阳修)之在北宋也。”清初黄宗羲推崇他与姚燧为元之两大家。都是就其散文而言,说他可比欧阳修,未免过誉了;其骈文成就更没有那么高,但不乏可读之作。如《奏开奎章阁疏》。奎章阁是朝廷藏书之所,相当于今之国家图书馆,古代朝鲜亦曾设立,至今保存在汉城大学内,笔者曾经参观过。虞集对皇帝开办图书馆表示赞美,说:

特奉圣恩,肇开书阁。特辞万机而就佚,游六艺以无为。……集群玉于道

山,植芳园于灵圃。委怀淡泊,造道精微。若稽在昔之传闻,孰比于今之善美。臣等躬逢盛事,学愧前修。虽既竭于论思,惧无堪于裨补。敢不咏歌雅颂,极襄赞之形容;探赜图书,玩盈虚之往来。冀心神之融会,成德性之纯熙。

元代开国之初不大重视文章学术,如今开办图书馆,总算是有益文教的善举。此文有些颂扬皇恩的套话,亦在情理之中。行文学宋四六,多用长联,造语平淡,缺少情致,可能是这种文章体制所限吧。

再如《经筵官进职谢表》。经筵讲官是给皇帝讲解古代经典的学术官员,十分荣耀。此表分四段,第一段是帽子,第二段说明讲官职务的重要性:“昔者明王,不以天纵而自圣;本之先哲,式资道揆以开人。故伏羲则画于河图,神禹锡畴于洪范。凡将图治,慎在求闻。盖帝王传授之精,布于方册;而古今治乱之迹,可以鉴观。爰咨博洽之材,用广聪明之识。然守职业者,特见诸政事之著;惟事启沃者,先端其心术之微。故兹职旷典之行,实重真儒之案。”中间一段,自谦不称其职。最后一段,对皇帝提出期望:“皇帝陛下,以乾坤之德为德,以尧舜之心为心。无一念不在于民生,无一事不遵于祖宪。遐方毕服,犹虞水旱之为灾;群贤在朝,尚恐俊良之攸伏。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,以登四方万国之太平。”这些话对于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宋代皇帝,也许是老生常谈;对于与中原汉文化隔膜的元代皇帝,不无一定启迪。

上述二例,皆官样文章,未免拘谨,难见才情。至于私人书启,情辞则异。如《贺海南将军启》:“出节少府,移镇大邦。收部曲于久闲,俄旌旗之改观。浮云连海,空闻薏苡之车;明月照楼,自看芙蓉之剑。落落几忘于世故,惓惓深结于主知。退然不言,遂以经岁。抚髀而叹,能无廉颇之思;刻印以封,不在雍齿之后。偃蹇万里之外,辉煌一日之间。酌酒以饮枢臣,委曲道将军之旧;为书以授贤子,驰驱将使者之车。受弨弓而永藏,锡康爵以既醉。上恩之厚,外廷所无。”

纯用四六,对仗工整,用典繁密,切合海南地区之远,将军久戍之劳,是以博采见长之作。不过,从总体上看,虞集的骈文不如其散文个性特点之突出。

萨都刺(1272—1355)^①,雁门(今山西代县人),蒙古族(一说回族),著名诗人,出身将门,少年家道中落,家境清寒,曾经商侍亲,奔走吴楚,55岁中进士后从政,作过属吏小官,后归隐,寄情山水,享年84岁,有《雁门集》(见《全元文》第28册),其骈文造句如诗词,结构如散文,虽然句式相对成文,却跳脱纵横,摇曳多姿。今存多为与和尚交游的记录,如《雪窦请野翁茶汤榜》:“怒虎出林,万壑松风鼎沸;苍龙在窟,千寻瀑雪空悬。正宜一味之森严,痛洗多生之浮薄。窗南睡足,日上危峰;天外身容,春先大地。斗官焙固应绝胜,寄家书仍恐暗投。湔尽三万六千顷太湖之波,唤起二百五十年昭陵之梦。顽犷妖邪之无赖,求售争先;风流蕴籍之有余,策勋何晚。银河无边,肆佛祖翻澜之辩;宝露不竭,策唐虞治世之勋。蒐天地之英材,起山林之沉痾。大川一饮,舌头落处皆知;少室单传,骨髓寻时已错。嫌太白士气犹在,笑岐黄风味忒奢。用之则行,悦而诚服。礼仪具有,足为丛社之光;道脉延洪,别试诸方之妙。”

① 关于萨都刺生卒年有不同说法,1970年版《辞海》作“1308—?”,本书依据李修生主编《全元文》作家小传。

这是一篇邀请朋友吃茶的信函。雪窦山在今浙江奉化市西北,是著名风景名胜地,山麓有佛教禅宗十刹之一雪窦寺。茶汤会是寺庙所设斋会,邀请世俗人士与会结缘。萨都刺此文写景只用开头四句,以下描述喝茶时的心情,用恣肆的笔法,夸张的语言,极言其豪励、痛快的感受,表现他独特的生活观和自然观。意象雄浑阔大,境界高远脱俗,蕴涵深厚,几乎每一联每一句每一语词都值得咀嚼、体悟。可以看出李白、李贺、辛弃疾的影响。既是骈文,也可以说是不押韵的诗,不按谱的词。其《禹溪和尚住雪窦》《云外和尚住天童诸山》《印月江住湖州河山江湖》《冷石泉居平口北禅教寺诸山》等文,都是这种风格。在元代骈文中,洵为上品。

揭傒斯(1274—1344),今江西丰城人,博学多才,为世所重,官至翰林学士,曾任辽、金、宋三史总裁官,有《揭文安公集》(见《全元文》第28册),骈文不多,以制、表为主。元黄缙《揭公神道碑》说他:“为文叙事严整而精核,持论一主于理,语简而当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:“凡朝廷大册及碑版之文,多出其手,一时推为巨制。”他以议论文见长,说理周密,层次清晰,温顺和平,但时有说教味道。如哲学小品《静虚解》:“惟静为能统天下之至动,惟虚为能容天下之至大。至动,天也;至大,地也。非至动无以见静之用,非至大无以见虚之载。惟静虚,众理出焉,万物生焉,故圣人则之。君子学成于静,益受于虚。非静虚无以成君子,况圣人乎?惟圣人为能合静虚之体,致静之用,故可参天地,赞化育。非静虚无以成圣人,况天地乎?惟天得虚而无不覆也,惟地得静而无不载也。故能运行四时,化生万物。而非静虚无以为天地,故体莫大于静虚,用莫大于天地。是以众人法君子,君子法圣人,圣人法天地,天地法静虚。静虚者至矣。”

此文所讨论的静与动,虚与实,体与用,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。老子主张“致虚极,守静笃”,荀子主张“虚壹而静”,佛教哲学家提出“体”与“用”,历代哲学家纷纷发表意见,宋代二程主静,清代颜元主动。……揭傒斯虽不是哲学家,受当时学术氛围影响,对这几个范畴的辩证关系也有兴趣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解剖。概念环环相扣,行文两两相对,层层推进,逻辑严密,富于理趣,风格很像魏晋玄学。大部是对句,其中有两个长对:上联起自“非静虚无以成君子,况圣人乎?……”下联起自“非静虚无以成圣人,况天地乎?……”两联相加共12句,60多字,字数略有参差,意对而字不完全相对,长句之中又有小对,此类对仗,在明清八股文中常见。不用典故,纯粹白描。以古文气息运行于骈偶句中,宋明理学家不乏其例。

姜书阁先生对此并不欣赏,说:“这算什么文章?只能是空疏无学,肤浅鄙陋的村夫子的经义下乘。”^①批评未免过于严苛了。

三、元后期骈文

大致从1328年至1368年,约40年。杨维桢说过:“我朝自天历以来,文章渐趋衰靡。”虽然总体上如此,但仍有少数出其类而拔其萃的作家作品。

① 姜书阁:《骈文史论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,第516页。